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九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臧宣叔備齊

元年春爲齊難故作邱甲

杜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邱甲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較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此句所賦今魯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 聞齊將出楚

師夏盟于赤棘

杜晉地與晉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

賦車馬治

完城郭 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

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林解也

魏禧曰：文止四十一字，而三國情勢瞭然，何等筆力。此為戰國諸策之祖，然國策遜其高簡。

鞏之戰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杜齊

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

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

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

闕文。夫新築戰事。此闕疑易知也。經書中儘有不

可強通者。闕之為當。彭士望曰：讀古人書，有三要。曰論

世曰：逆志曰闕疑。○初石成子欲還，及敗而身禦齊師。

賢者舉動每如此。稷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

可謂不媿其祖矣。已敗而孫良夫復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衆懼盡。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

杜止此為

且告車來甚衆

杜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

齊師乃止

次于鞠居

杜衛地林齊師知衛救至乃止不敢追

新築人仲叔于奚

杜守新築

夫救孫桓子

即良夫

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杜賞于奚

辭請曲縣

杜縣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

繁

步于纓以朝

許之

杜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

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

桓子還於新築不入

杜不入國

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彭士華曰  
克鑿斷不  
和而敗故  
力求和以  
則必勝

乞師皆主郤獻子

杜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故魯衛困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

國命各自詣晉侯許之七百乘

杜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

濮之賦也

杜城濮在僖二十八年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

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杜無能為役使

請八百乘許之

杜六

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杜范文子荀庚代

欒書將下軍

杜代

趙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

林臧宣叔

乞師先歸故往逆

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

韓厥

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

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謫也

須看其罪何如若罪可殺則殺為奸法不可殺則厥之斬

為非知其非以為無及而使重之是人之枉或者一屈  
不可復申矣後世士大夫同聲相和至有逢迎貴幸先  
事殺人以徵其旨則皆分謫之說啓之也然遇事勢亦  
間有可行者○賴韋曰曰救曰徇反覆倏忽何以為軍  
政蓋事在公者其氣直事在私者其情曲克以嬖人之  
笑濟河自矢吾欲逞志而牽帥諸大夫不委曲以深結  
其心則不可以得其私力是故馳以救之者市恩軍士  
也既斬而速徇者懷私軍佐也甘苦休戚以示其相共  
相恤之意然後可以使之効死而為我用雖然鞏之戰  
亦若事也克以國法正君事何為不可而顧曰分謫則  
也況不可分厥乎謫師從齊師于莘杜齊地六月壬申師至

于靡笄之下

靡音摩笄音難杜山名

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

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  
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

平師和親  
如此以當  
驕狂之齊  
安得不勝  
穆文熙曰  
張侯教語

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

高固入晉師桀杜擔也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

焉以狗齊壘杜繫將至齊壘以桑樹曰欲勇者買余餘勇

杜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鞏杜齊地去齊五百里邴夏御齊侯

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余姑

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杜林馬不被甲卻克傷

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杜中軍將自執旗鼓曰余病

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



能令創者  
復起得兵  
家作氣之  
法  
此戰全以  
勇銳勝利  
無兵法者  
數師之戰  
美不如是

左傳經世鈔

卷九章三

四

殷於開豈敢言病。吾子忍之。杜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今人謂赤黑為

殷反。色言血多汚車。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

豈識之。然子病矣。杜以其不識已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

敗君之大事也。杜殿擐惠杜甲執兵固。卽杜也。病

未及歿。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身而鼓。馬逸不能止。

師從之。林御克聞張侯之言乃左手并齊師敗績。逐之。

三周華不注。林繞華不注韓厥夢子輿。杜韓厥父謂已曰。且

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杜居中代御者皆在中。將杜在左。邴夏

曰射其御者

林鄭夏以御者居中故

君子也。公曰謂之

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杜齊侯不

射其左。越

杜隊

於車下

射其右。斃於車中。綦

其毋無

張

杜晉大夫喪車從韓厥曰請

寓

杜寓乘從左右

林張欲從

皆肘之。使立於後

杜以左

不欲使韓厥俛

定其右

杜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

欲叙韓厥追齊君不知丑父易位之事。先下射右斃于

車中一語繼下韓厥俛定其右一語則不見易位不煩

申說已自曉然文筆逢丑父與公易位

林逢丑父為車

之妙擬於化工矣

泉驂絰卦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

之居公將及華反。化泉驂絰卦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

中解任產反。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

上專聖世少成

卷之四

推車而及

杜丑父欲為其傷

韓厥執繫

張立反

馬前

杜繫馬絆也執之示

修臣僕之職

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

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

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

乏

杜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

林丑父代

為齊侯故詐使公下車往華泉取水而飲欲使公因而走逸彭士望曰厥亦疎此時豈容人下車耶鄭

周父御佐車

杜剛車

宛茂

扶廢反

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

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

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韓氏曰紀  
持此措不  
得為所  
之免耳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

出。杜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報前厲後在此一舉然喪敗之餘為此最難足見齊侯之義而且勇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杜狄卒狄人從晉討齊者

師之前則將士爭狄卒皆抽戈植冒之以入于衛師衛

師免之。杜狄衛畏齊之強故不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

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杜所過城邑皆辟女子。杜使辟君

還故婦人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

矣。杜銳司徒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按可若何正

意在言外婦人羞於問夫故爾如穆氏乃奔齊侯。恐夫不得免

左傳經世鈔 卷九 第五 六

輕勇人一  
敗塗地不  
能自主如  
此

以為有禮。杜先問君既而問之辟璧司徒之妻也。杜主

者予之石窳。力救反杜邑名○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

擊馬陘。杜邱輿馬齊侯使賓婚人賂以紀甌彦玉罄與

地。杜婿人國佐也顛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林客謂賓婚

人致賂晉人不可白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杜同叔蕭君

祖父子女也難斥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杜使壘敵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

之母也。晉不說君母他偏說君母漢高吾翁若翁之言

對論者紛紜守理者全非之策事者全是之皆未得其

平蓋其得在吾翁若翁而失在分一杯羹若曰吾翁即

皆以王命  
先王歷代  
而引詩以  
為証

若翁汝欲烹若翁吾其如汝何則善矣○彭家屏曰漢  
高祖索羹之言雖屬快捷究乖綱常大義使項羽一聞  
此語遂烹太公於組上遂分杯羹以予高祖隨執此布  
告天下曰漢王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  
罪則高祖身負殺父之名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又安能  
與之爭天下哉高祖之口出大言以吾親輕于一擲其  
對此不及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  
遠甚矣○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杜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  
乃非德類也乎○杜詩小雅或南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  
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杜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  
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杜晉之伐齊循莖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杜湯大

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杜夏伯昆吾商伯大

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

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由反杜詩頌殷湯布政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

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搞從者

杜戰而白搞爲孫辭畏君之震林畏君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

國之福不氓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

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杜火背城借一。杜欲於

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

衛諫。杜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杜齊

侵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

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杜賦輿猶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

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

逆公。林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林汶陽之田本魯地為齊所侵。公會晉師于上



三帥據功  
語意各各  
不同各有  
情體  
親禮曰掌  
之徒請知

鄭

地名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林

三帥郤克士燮樂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

易新并此車所

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

服

杜

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師主兵車候

晉師歸范文

子

正

後入武子

杜

文子士會也

曰無為

猶言何

吾望爾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杜見公曰子之

力也夫勞三帥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

之有焉范叔杜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杜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欒伯

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

皆復見臣  
之後諸臣  
皆諄見晉  
終喪

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杜樂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勝  
齊○丘維屏曰以前極力摹寫齊敗晉勝至後以齊處  
敗而賓媼人能執禮以自奮晉處勝而諸大夫能推功  
以交讓二事收之寫局面轉易處意境便自暗換古人  
序事文字之妙如此

國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

度

所留

辭于朝

度隱也謂以隱伏諂詭之言聞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之乃與為隱耳

是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

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

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

委委貌冠也筭簪也

韓范曰齊雖敗而有氣故其國不亡

彭士望曰比讀春秋傳至成襄之際范武子之杖擊  
范文子之戈逐孟獻囚子之事子國為戮之語而嘆  
古人家訓之嚴國俗之厚不可及也才慧子弟不患  
其英銳不足而患其發露無餘怙才以滋罪賈誼之  
氣不平王勃之名太著尚致夭折他可知也為父兄  
者困之於獨以斂其才辱之於衆以柔其氣則器有  
善藏而鋒以時用彼匄之知禮僑之追盜爨之居後  
而不伐佗之改行而為儉其所以大有造於子弟則

父兄之為也而吾尤感於季文子之待佗矣示之以德榮華國之言廣之以衣食寵惡之念優之以度而不怒措之於辭而甚和而猶必以告獻子焉及聞其改過則用以為上大夫不私其同官之子而卒磨礪之俾國家更收一人才之用大臣用心當如是矣夫佗之才非有及於僑燮也文子告於其父囚之七日而其儉以終其身曾不憾文子而深仇之而更師其行古人之中才猶足以為今人之上哲淳風悠邈可勝慨哉

彭家屏曰嘗讀內傳鞏之戰而知韓厥之忠且智也齊師既敗齊帥逢丑父見事勢危急與齊侯同車而易位韓厥及之執繫馬前再拜稽首是已明知其為齊侯矣丑父貌為齊侯詐使齊侯下車往華泉取水而飲齊侯因以得免說者以此譏韓厥用智之疎豈知厥之用心者哉夫兩軍之前歿生存亡判在呼吸何暇取飲其取之必詐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即不知取飲者為齊侯而既與侯同車必齊之上佐也豈有聽其下車逕去之理其聽之去也蓋明知其為

齊侯而若爲不知也觀丑父就執之後齊侯三入晉軍以求丑父狄衛之師皆陰衛之而不敢加害是兩國之卒皆識其爲齊侯矣以厥之智烏有不知反出狄衛徒卒之下哉其若爲不知而聽其逸去者何也齊東諸侯之大者也執大國之君辱莫大焉齊人必另立賢君而致效力于晉非晉之利也且晉之所以屢軍中原者特以求諸侯而爲霸主耳非有強秦兼併之志也既不能滅其國有其土徒執其君何爲若執之而歸將焉處之其殺之也亡國之君等乎匹夫

殺之是殺匹夫也以匹夫之故而召兵智者不為也  
其返之也返之必報也不返亦必報也將無施而可  
晉向者嘗執衛君矣今又執齊侯是動衆諸侯之怒  
也堅大國之仇結天下之怒何以立國此厥之所以  
聽其逸去而不重為晉國憂也其不直其為齊侯者  
何也既已直之非厥所可釋故丑父而齊侯之則齊  
侯之執而獻之可也甚矣厥之忠于謀國而智于處  
事也厥後鄆陵之戰厥將及鄭伯而止而不前曰不  
可再辱國君其此物此志也夫

楚共王不錮巫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

杜在宣十一年

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

杜巫臣為申縣公

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

丘維屏曰用莊與語

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

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

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

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

杜鄭靈公夏姬之兄殺之無後殺御叔

杜夏姬之夫亦早死 弑靈侯。

杜陳靈公也

戮夏南。

杜夏姬子微舒

出孔儀。

杜孔

行喪陳國。

杜楚滅陳

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

偏也。不。怕。其有不獲歿乎。

又曰用史巫語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

老歿於邲不獲其尸

杜邲戰在宣十二年

其子黑要

杜襄老子烝焉巫

臣使道

導

焉曰歸吾聘女

杜汝使歸鄭

又使自鄭召之曰

尸可得也

林巫臣又使人詐自鄭來召夏姬言其夫襄老之尸可得

必來逆之姬以

告王王問諸屈巫

杜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

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杜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首

佐中軍而善鄭皇成

杜荀首佐中軍與鄭皇成相善

甚愛此子其必因

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

杜王子楚公子穀臣邲之戰荀首囚之

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媾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

又曰用計謀語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

許之

杜聘夏姬

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

杜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

杜申

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

有桑中之喜空將竊妻以逃者也

杜桑中衛風淫奔之詩

及鄭使

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

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

杜郤克族子

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

杜晉

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

林欲以重幣賂晉禁錮巫臣勿使之仕王

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

稷之固也。所益多矣。林諫君之忠足以且彼若能利國。

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杜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晉錮欒氏而齊侯不服雖聽於會而陰保之且公然伐晉矣於此益知楚共之賢

呂祖謙曰考之共王年才十有三耳其言可為萬代納諫之法然雖知巫臣之無罪而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召敵生患又未嘗不深憾之矣

魏禧曰人之納諫求有益於已而已安問其人之賢否哉吾見朋友中有聞直言者曰汝身行何如而以

責我也其失人失事不可勝數矣夫有已而求人無已而非人者此進言者所自盡而非聽言者之代爲盡也共王之量與識爲不可及矣

丘維屏曰巫臣一片佞智用在淫冶處看是一色人一樣事體便有一段論說中情中理忽有一個申叔跪曉人於閒處看破歸結共王社稷之固也極鄭重莊語去看左傳點次作一篇文章處是何等手段

彭家屏曰夏姬一婦人耳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殺黑要滅巫臣之族致吳叛楚有入郢

鞭屍之事真人妖也詩曰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  
為鴟不信然哉

楚歸知瑩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

杜邲之戰楚獲知瑩

於是荀首

杜知瑩父

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

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

兩公且不  
朽只言詩

而正法成  
猶不為其

善註作感  
恩不朽非

春秋時賢  
人多奇節

則致是為  
古不為

如此獨不  
能學其道

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

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

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林得請而以戮亦死且

不朽若不獲命杜君不而使嗣宗職杜嗣祖宗次及於

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杜遇楚其弗敢違杜

也其竭力致效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

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

將寘諸楮中以出杜楮杜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

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

齊一著述  
至誠格蓋  
緣初心之  
公私本異  
耳

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杜傳言知  
瑩之賢

魏禮曰此與重耳答楚辭意畧同然知瑩之言是文  
公之言非文公出亡公子也自宜遵晦張鋒以保身  
濟事知瑩俘執囚臣也自宜著節明義以重國懼仇  
禧按瑩并不作辟三舍語爲晉臣者理合如此  
彭家屏曰知瑩之言強直而楚共禮而歸之益以見  
楚共之賢也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不信然歟



季文子不叛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杜言

長壽也後十年陷廁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杜頌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林晉侯之受天命在得諸侯而為伯秋

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林成公以朝季文子曰

不可先譏其不免此言其不可最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

適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杜周文曰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

乃止凡結交附托俱須識得此意如金日碑契苾何力者古今幾人哉

晉遷于新田

晉人謀去故絳

杜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

諸大夫皆曰必居郇

荀瑕氏

杜古國名

之地沃饒而近監

杜古氏縣鹽池是

國利君樂

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杜兼太僕公揖而

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杜路寢之庭○斷然須慎其人否則偏聽生奸

獨任成亂矣歐陽修為君難論不可不讀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

土薄水淺其惡易覲

杜惡疾疾覲成也

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

隘

杜廩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膹

治偽反沈溺濕疾重膹足腫

之疾不如

新田

杜今平陽府絳縣是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杜高燥故

有汾澮以流

為道極故  
建都立國  
必擇水深  
之地韓厥  
之言即周  
公卜濶澗  
之遺謀也

其惡

杜汾滄二水  
惡垢穢也

且民從教

杜無  
災患

十世之利也夫山澤

林監國之寶也

國

饒則民驕佚

此語  
正

近寶公室乃貧

杜

寶則民不務本

此語奇然並是至理從來建  
國之利未有言及此者真有學問有識見之言

不可謂

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魏禧曰余最惡堪輿家風水之說流毒萬世具論改

葬共世子中然余不信陰地而信陽基其說何也陽

基以生人受生氣故盛衰相因陰地以歿骨受生氣

豈能及子孫乎是以燥土人剛濕土人柔土沃而木

蕃土瘠而草衰此以生氣受生氣之可驗者也有人或

成於水或成於火暴露郊野骨肉墜人獸之腹而子孫富貴蕃衍者此成氣與生人不相屬之可驗者也今有木於此生於瘠土枝葉憔悴移之沃土則枝葉茂盛以木之生氣受地之生氣此無疑矣有木生於東岡分其藥木種之北阜及東木既枯乃謂瘞東岡之枯木於沃土而可蔭北阜之藥木使蕃盛有是理乎嘗讀詩書如周公之澗東渥西公劉之度陰陽相流泉斯干之竹苞松茂定之景山與京從古聖賢皆擇陽基而並不言陰地使陰地之說有之則古聖人

天縱聰明仰觀俯察無所不知而顧不知此耶諸子  
世傑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文王遷豐  
武王遷鎬此非有殷河水之患又非如洛邑道里之  
中而舜禹不因堯都文武數徙其故何也曰是不得  
而考矣其不便於國與民而後出於此與然地力有  
衰旺如樹穀木必休之而土氣始厚天子所都公侯  
卿相之所萃百貨萬寶之所湊萬國舟車人馬所奔  
走故地力不能以常旺譬如樹當春夏開花結實墮  
璨的灼發皇殆盡非有秋冬之收藏則不可以更發

此趙過代田之義也然而遷都乘旺氣之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古者天子宮室卑朴嬪御有數師徒不煩供億有度雖數遷而不勞民不傷財後世若踵而行之則地氣未乘而民力已殫福未至而禍先發矣故遷都之不可行於後世與巡狩之不可行於後世一也國家非大不得已惟以衰旺聽地力而已矣

樂書從衆

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

杜鄭地○今河南魯山縣東南楚師還

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杜申息楚

二縣禦諸桑隧

杜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

趙同趙括欲戰

望彭士云

晉戰每壞于諸趙肉食純袴何知國事

請於武子

杜樂

武子將許之知莊

子

杜荀首中軍佐

范文子

杜士熒上軍佐韓獻子

杜韓厥中軍將新

諫曰不可

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

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

今善也註

成師以出

軍悉出故

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

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  
 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  
 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  
 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杜書  
 武子曰：善鈞從衆。千古定論。按林言所見皆善鈞等  
 等。於從衆一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千古妙論  
 如此看衆字與蘇子瞻思治論衆字更相發明。從之不  
 亦可乎。又云敬德之聚善衆之主是春秋時人理學

魏禧曰：樂書之從衆，屈建之不薦，芟子囊之謚，王以



共仲幾之墓元公如先君公子閭之讓王秦巴西之  
放麇皆反經而合乎義者

巫臣通吳晉

楚圍宋之役

杜

十四年在宣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

取於申呂

杜

楚以為

賞田王許之

杜

取申呂之

自賞

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以邑也是以為賦

杜

言申呂賴此田成邑以出兵賦

以御北方若取之

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

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

王即位

杜

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

蕩及清尹弗忌

杜

皆巫臣之族

及襄老之子黑要

杜

以夏姬故并怨黑要

此為妾及然烝夏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

二怨皆在前而今始報者莊王在則不敢共王幼故橫行也

與王子罷

皮

分子蕩之寀于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寀巫

臣自晉遺二子

杜子重

書曰爾以讒慝貪恡事君而多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效

古今第一妙尺牘只二十三字而意盡語

狠勢

巫臣請使於吳

舟着狠着巫臣獨能見到此

晉侯許之吳子壽

夢說之乃通吳于晉

杜壽夢季札父林先是吳人自安僻陋未嘗與中國相通至是巫臣

彭士望曰  
楚臣修怨  
之於楚士  
多怨而別  
憚巫臣其  
寀實也

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與其射

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吳常屬楚故

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

伐巢伐徐

杜巢徐楚屬國○巢今廬州府巢縣徐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徐城是又楚遷徐于奚

即許國所嘗遷者

子重奔命

杜救

馬陵之會

杜馬陵衛地是八月諸侯盟馬陵

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杜因

伐子重子反於是乎一

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

上國

杜諸

魏禧曰巫臣報怨出此奇局後世中行說等祖此矣

○怨毒于人甚矣哉讀此凜然伍員之適吳有自來

矣

彭家屏曰吳處東南初不知戰陳之法地僻民安國

之福也自巫臣教之戰陳教之叛楚不特使楚困於  
吳吳亦自是佳兵黷武無虛日矣一夫發難兩國交  
害其毒亦甚矣哉

莒潰

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邱公立于池

上杜渠邱公莒子朱也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

孰以我為虞林言孰虞度對曰夫狡焉杜狡猾思啓封

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

縱也杜世有思開封疆勇夫重閉况國乎林匹夫之勇

暴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

衆潰杜民逃其上曰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杜六月莒人囚楚公

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杜楚師圍莒

左傳經世沙滅卷九莒潰一五

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杜八月十日

楚遂入郟

莒

莒無備故也

杜終五

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

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

三都無備也夫。

林決周匝也。辰日辰也。決辰蓋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

詩曰雖

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匱。

代匱二字妙范蠡曰冬則資葛夏則資裘水則資車陸則資舟四語尤有至理

言備之不

可以已也。

胡安國曰莒破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

不能使民效歟。弗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

城何益乎○禧按胡氏之說固爾然亦有民本未叛  
以無備禦而逃散者



晉歸鍾儀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杜南冠楚

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脫之

杜鄭獻鍾儀在七年

稅解池召而弔之

林弔其被囚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

杜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

之琴操南音

杜楚聲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

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天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

而夕於側也

杜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

不知其他

共王年只尊

禮大臣便己爲賢不必其他人嘗論昭烈臨終識子善小惡小等語爲匹夫之訓非帝王之訓不知事丞相從

禮義

事如父一語已盡之益禪本庸人不足與言天下大事但能尊信師傅而已足也 公語范文子

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

忘舊也稱犬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

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

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左氏貫用數疊文法看多生厭不如國策疊法更佳 事雖

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文子便見到此賢者志在恤民耳目所及

必以休兵睦鄰為務鍾惺曰 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

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人 求成

公孫申更立君

秋鄭伯如晉

既會楚矣復如晉何為

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

鞮

丁兮反杜晉列縣在上黨

冬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

杜益示晉不以執君

為急也

是則公孫申謀之。

創出又一敘法

曰我出師以圍許。

杜示不畏

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

杜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改立君

晉必歸君

十年春鄭公子班聞叔申

即公孫申

之謀。三月子如。

杜公

公子繻

須杜鄭成公庶兄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

杜成公太子

子

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

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

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杜生立于爲君此父不父于

鄭

子罕賂以襄鐘

杜鄭襄公之廟鐘

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

杜

子然子駟皆穆公子

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

叔禽

杜叔中弟

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此以成敗論矣

魏禧曰戰敗君執力屈勢阻如宋子魚之於襄公晉

子金之於惠公衛元咺於成公鄭公孫申於成公皆

陽棄其君而反之真濟變之畧似奇着實穩着也其

後所養卒得此意以歸趙王漢高祖得此意以歸太

公于忠肅行此法以復英宗然執其權者有幸不幸  
焉子金所養卒幸也子魚見疑賴襄公復國而察之  
其免於叔武之禍者亦幸也元咺以殺其子公孫申  
于忠肅以殺其身不大哀哉要而論之爲此事者必  
使吾君知吾所以更立君之意故功成而無後禍國  
家晏然若無事者所養卒未實有其事子金乃惠公  
腹心之臣其無怨明矣鄭衛之使不絕於晉而毫不  
使君知吾所以謀國之權則亦安得而不憾哉呂好  
問委蛇僞命非有蠟書之報則無以自白而王維以

凝碧池頭一詩卒從寬典此可以知處變亂之權也  
君子謀國有爲其事不顧其身不恤其名者有爲其  
事而必安其身必全其名者于忠肅之取歿則先徵  
君論備矣○叔申爲將二字原非真改立君特以示  
其意耳却被聞者當真實做遂以貽累蓋縉爲成公  
庶兄與晉之卜貳圉不同若使初立太子髡頑則亦  
無憾於成公矣特不知立縉時叔申何在而聽子如  
之所爲也古今儘有其人之謀本善被後人做壞者  
當事者及論古者不可不知○諸子世儼曰叔申非

執國鈞之人子如亦然然又何以得聞之叔申不密也且叔申所以爲此謀者欲君之速返耳若使敵國聞之君固不可得返奸人得以起釁而興亂易曰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其叔申之謂矣

呂相絕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杜鈔子魏

絕秦曰

杜蓋口宣已命

昔逮我

獻公

晉及穆公

秦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

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杜舉所恃大國無祿

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

杜十年秦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

杜僖十五年秦

納惠公

亦

悔於厥心

此事本晉惠自取語太重則反背理矣

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

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

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

事無根據說報舊德不得



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杜晉自以鄭貳於楚

故國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

鄭盟。

杜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許多數。刺秦君處此獨不敢斥言何耶。

諸侯疾之。

杜時無諸

侯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此事秦極無理。晉極厚道。當是一篇骨子。却如此平平。教去全無精

神緊透刺入處

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

何寡我襄

公。迭我殽地。

何說

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

何說

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于費。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林滑晉同姓。國故言散離。

我兄弟消鄭皆從晉。故云撓亂我同盟。

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勲

杜納文  
公之勲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何說杜在僖  
三十三年

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

王楚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秦靈

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

帥我蝥賊杜蝥賊食禾稼蟲以來蕩搖我邊疆杜蝥賊食禾稼蟲我是以

有令狐之役杜在文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俾

我王官翦我羈馬皆晉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杜在文東

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秦桓之嗣也我君

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杜不肯稱

上專聖世少成  
卷之八  
絕秦二  
三二

盟利吾有狄難

杜謂晉滅  
潞氏時

入我河縣。焚我箕部。

杜二  
莛

夷我農功。虔劉

杜皆  
殺也

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杜在  
宣十

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

杜秦  
桓公

子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

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杜會

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  
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

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

杜季隄。厲咎如赤狄之  
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

諸文

君來賜命曰。

此段理直而  
敘致亦好

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

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變。效法。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

天上帝。秦三公。

杜穆康共

楚三王。

杜穆康共

曰。余雖與晉出入。余

唯利是視。

此亦不知果否

不穀。

林楚共告晉自稱

惡其無成德。是用宣

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魏禧曰秦晉曲直各有所在而此一片強辭責秦何以服人乎凡人欲爭勝負明是非于人而以爲事事已是事事人非者必不能勝人何者人非聖人誰能無過決無事事合理之事欲言事事合理則中間牽強附會破綻必多故也惟平情以論而摘其是非之重大者則庶幾矣

呂相絕秦舊註以爲口宣已命玩其文字當是晉作此書而遣呂相爲使耳此書情事媿媿文字斐然然背理飾辭十居七八如穀之役以仇報德而以爲散

離兄弟傾覆國家刳首之役以爲帥我蝥賊尤爲滅  
天理喪本心之言使秦暴其書于諸侯按事折其誣  
妄則晉之曲無以自解矣此辭令之最不善者後人  
但知賞其文章而不知其誤國事之大也門人請曰  
晉之多曲是則然矣若必欲作書以宣于秦明吾所  
以出師之故必如之何而後可曰晉有直而不能自  
直也表吾之直發秦之曲不背理不失情而權以輕  
重之術如是而已矣書曰昔先君獻穆相好重之以  
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狄惠公如梁穆公用集我惠

公不克終德

世傑云四字輕輕帶說不深罪秦

既俾我文公用奉祀

于晉是穆之成也文公帥諸侯以事秦

虛事只輕輕帶說無

有貳心及圍鄭之役穆公背晉竊及鄭盟夫鄭我之

仇讐

洗發

而秦我昏姻也穆棄昏姻以盟吾讎且又戍

之晉軍帥憤怒疾怨欲致命于秦文公恐懼輯師振

旅秦師克還無害則亦既報舊德矣惟穆之故文公

不敢復修怨于鄭

妙推入一句以甚秦棄昏姻之罪

穆亦不悔于厥

心包蓄禍機以貪鄭文公即世秦出師于東門是秦

為反覆歿我文公蔑我襄公而大隕晉也我是以有

殺之師穆又不悛侵迭我河曲取我王官于是二國

交兵金鼓丁寧之聲間歲不絕大小十有三戰則皆

秦貪而敗盟之故

妙不數交兵之故胡盧提過只以秦敗盟爲罪以文字論之又是通

篇一總

惟是刳首之役

稱刳首以別于後令狐之盟

晉大夫以君夫

人命不克執信于秦然且取我武城取我北徵晉不

敢報秦又伐我取我羈馬我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

遁上軍大夫臾駢請薄諸河中軍大夫盾不敢夜起

秦師克還則又侵晉入我瑕是晉數退而秦數進也

秦不自量又欲誘降我邊吏師于河曲以割我魏邑



安賊排陷為詞甚直晉願修好棄惡不敢徹聲以求成于秦而

假手于崇巧入秦罪秦不之顧伐晉圍蕉兵連而不解禍

結而不息則秦之絕我好也又一總却寡人思念秦

之舊德又欲邀盟于君寡人先至為君除地于令狐

君不肯渡河次于王城而史顛實來史顛盟寡人于

河東寡人亦使卻犇奉盤匱以從君于河曲君歸而

遽召楚與狄以謀伐我諸侯惡君之二三其德眾秣

馬蓐食以從寡人于軍楚人狄人亦用告我親寡人

不敢忘令狐之盟妙握入一句以帥諸侯以聽命惟

甚秦敗盟之罪

君圖之

門人賴章曰文分三段國鄭一段制首一段

轉折到底○諸子世傑曰枉其透發使知後此兵端

由秦而開晉之罪莫大于剗首一節遂急認過使

秦不得藉口却又輕輕提過先安一句君夫人後

即卸下秦之屢報過當此是一篇關鍵主意處

左傳經世鈔卷之九

終